

宰相之要

今井久夫 著

宰相之要

1951.3.31

収上



宰相之妻

〔日〕今井久夫 著

魏 复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今井久夫 著

宰相の妻

月刊ペン社

根据日本《月刊笔》杂志1980年11月至1982年1月号译出

封面设计：丁 品

宰 相 之 妻

〔日〕今井久夫 著

魏 复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7.5 字数：157,000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3,000

书号：17003·1043 定价：1.00元

译者的话

日本的总理大臣亦被称为宰相和首相，他们是日本国内权力最大的人。日本的历届宰相，有的是文人，也有的是武将；有的是皇族，也有的是“平民”。在他们的夫人当中，她们的出身门第、脾气秉性、兴趣爱好、与丈夫的关系、对丈夫的影响又是如何呢？人们肯定很想了解一二。

1980年11月至1982年1月，日本著名政治评论家今井久夫在《月刊笔》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十几篇评传性的文章，分别介绍了日本战前战后十多名首相的妻子，对她们的身世、婚姻、家庭生活的地位、与丈夫的关系等作了详细、具体和生动的介绍。本书即是上述文章的汇编。

我们通过该书，不仅能够了解到许多有关宰相夫人的情况，而且还可以获得一些有关宰相本人的生活和幕后政治活动方面的轶闻，使我们能从侧面了解一些日本首脑人物的政治、社会生活、家庭伦理等方面的情况。

不言而喻，作者的政治观点有很大局限性。作者在本书中所涉及到的首相也不可避免地有片面性。本书在编译过程中略有删节。

目 录

最具日本女性特点的佐智	
——铃木善幸夫人.....	(1)
典型的大和抚子鸠山薰	
——鸠山一郎夫人.....	(18)
热情奔放的宽子	
——佐藤荣作夫人.....	(34)
烈性女子原浅	
——原敬夫人.....	(53)
勤恳侍奉丈夫的满枝	
——池田勇人夫人.....	(67)
基督教徒菊枝	
——片山哲夫人.....	(86)
当今太閤的夫人花子	
——田中角荣夫人.....	(104)
名门闺秀雪子	
——吉田茂夫人.....	(116)
新桥的美女寿美子	
——芦田均夫人.....	(130)
日夜思慕故人的志华子	
——大平正芳夫人.....	(147)
愿作普通人的梅子	
——石桥湛山夫人.....	(164)

为丈夫增光的睦子

——三木武夫夫人..... (180)

沉默寡言的良子

——岸信介夫人..... (197)

卓尔不群的三枝

——福田赳夫夫人..... (214)

最具日本女性特点的佐智

——铃木善幸^①夫人

铃木佐智的寝室里，悬挂着一块横匾，上面写着“守分顺时”四个字。字体颇为秀美，至于它是何人的手笔，却无人知晓。

佐智很喜欢这句话。这句话大概可以解释为“安守本分、顺乎时事”吧。这是佐智自己随意解释的。所谓安守本分、顺乎时事，其含义是：妻子只要象影子那样伴随着丈夫就行了。这也是佐智自己的解释。

过去，佐智一直象影子那样伴随着丈夫。今后，她仍然只能象个影子跟着丈夫。想到这里，她的心情很舒畅。“好，我来打扫一下卫生吧。”于是，佐智站起身来。她个子矮小，动作非常灵便。

佐智是目前时运亨通的内阁总理大臣铃木善幸的夫人，亦可谓日本的第一夫人。尽管如此，她与过去相比却丝毫不

^① 铃木善幸 1980年10月至1982年11月任日本首相。1982年9月铃木首相曾访华。——译者

有变化。

铃木当上首相之后，依然深居简出，坐守东京。只有到了周末，他才去箱根的王子饭店静养。这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他的前任大平正芳由于过度劳累而倒下的惨景。

铃木好久没有去国外旅行了。可是，担任了一国首相之后，再不肯远足，当然就不成了。不久，他就需要出国。眼下，他必须去美国访问。计划来年夏季在加拿大举行的首脑会议，也等着他前往赴会。

佐智开始担心：“那时候，可如何是好啊！”但是，当她看到“守分顺时”的横匾时，心情又平静了下来。她想，只要如影随形地跟着铃木就成了，将来总会有办法的。她做好这种精神准备之后，便轻松地哼起一支小曲来。

铃木担任自民党总务会长职务长达六年零八个月。另外，他还历任过池田内阁的邮政大臣、官房长官；佐藤内阁的厚生大臣；福田内阁的农林大臣。他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或政府大臣，应邀出席正式集会的机会是很多的，按照习惯大部分都需要他们夫妇同行。可是，倘若没有什么不便，铃木总是独自一人赴会；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带着佐智。这并非证明铃木对妻子冷淡，相反，这是他对佐智的一种爱护的表现。佐智对自己留在家里感到很满意就是证明。其实，铃木很想带着自己的老婆，去观赏一下社会上普通人家的妻子颇为羡慕的那种盛大场面，但乡下人出生的佐智，到了那儿会感到很不自在。在众目睽睽之下，她可能感到脸红。真是太可怜啦！另外，铃木确实也应该从各方面照顾佐智，带着她出去走访走访。但因公务繁忙，他不能那样把时间全花在老婆身上。

估计，铃木就是这样考虑的。因而，他总是把老婆留在

家里，自己一个人出门。佐智很理解铃木的心情，一点儿怨言也没有，高高兴兴地留下来看家。

铃木去箱根静养时，佐智也不陪同。不，在铃木第一次去时，她陪过那么一回。在她看来，跟孙儿们在一起比陪铃木去要妥当些。后来，她便专门留在世田谷区的宅邸看家。至于照料铃木日常生活的事，佐智则全部交给了秘书财津昭吾。因而，对佐智来说星期六是很快活的。她知道，这一天铃木不回家，自己可以悠闲自在地度过一天。倘若有客临门，便闲聊半日。此时，她的心境宛若小客店的店主老妈妈，送走了罗唆费事的房客一般。

佐智与铃木建立家庭以来，已过去了41个春秋。这种店主老妈妈的心情，也是在他们夫妇长年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若欲达到这种能很好地互相谅解、相互独立的程度，当然需要时间。

在佐智和铃木之间，说话不说话无关紧要，两人即便缄默相对，也可以互相理解对方的心情。竞选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罢，根本不必商量，佐智也能理解。在佐智看来，那些事归根结底是丈夫的兴趣所在。既然铃木喜欢戴红帽子，那末他当上了总理大臣，佐智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对于铃木，佐智只盼望着他身为总理大臣不要干蠢事；而对自己，佐智决心一定安守本分，不多管闲事。在日本，假若一对夫妇能如此配合默契，就能把事情办好。但陪着铃木出国时将会如何呢？想到这里，这位乐天派佐智也略感不安起来。

在白宫的晚宴上，大平夫人志华子曾与身著夜礼服的卡特总统挽臂而行。这是美国的风俗习惯。佐智能够应付这一套吗？不，更重要的是，这会使站在一旁的铃木深感不安。如

果因此而给铃木的大事带来麻烦，佐智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佐智成为首相夫人之后的苦恼正是此事。不过，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总会有办法的。到了关键时刻，女人会发生突变。发生突变的女人是很厉害的。

二

佐智和铃木是1939年经人介绍而结婚的。佐智的父亲萩原茂是长野县人，本来与岩手县毫无缘份。但因为萩原早年毕业于水产讲习所，故而他是铃木的前辈校友。

萩原茂从水产讲习所毕业后，在岩手县政府机关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技术员。当时，三陆沿海地区尚未铺修铁路。萩原茂便骑着马在当地四处巡视，指导渔业生产。说不定，那时他还碰见过铃木。不过，那时的铃木只是个上小学的娃娃，因此，他们充其量是路遇之缘。

后来，萩原茂被调到了桦太岛。佐智就在那里出生。接着，萩原又被调往北海道的函馆，佐智便在那里长大。她从函馆女子高级中学的补习班毕业后，获得了和服缝纫专业的毕业证书。

促成佐智与铃木结为终生伴侣的人，是萩原茂的朋友松生义胜。松生从水产讲习所毕业后，便去东北大学医学系执教。在那里，他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随后，松生又去德国留学。回国后，他在水产讲习所任教。铃木就是松生在该校的一名学生。

当时，铃木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在校友会会刊上发表过论渔业工会的文章，因而被视为具有危险思想。在那个年代，对渔业工会与工人工会从来不加区别。只要是工会，

皆被视为赤色组织。

不仅如此，铃木还是个政治活动家。在越中岛水产讲习所附近，有一所东京高等商船学校。两个学校都是公费，但商船学校无论在预算的编制和资金的使用上，都比讲习所自由。铃木对此大为不满。于是，他向学校当局进行了斗争，要求校方改善学习条件。斗争的结果，他竟把校长先生拉下了马。

当时，对于是否应该开除铃木的学籍问题，教员室里发生了争执。其中有位老师出来袒护铃木，这个人就是松生。松生曾经读过铃木论渔业工会的文章，并颇为赞赏。铃木在文中还介绍了外国有关的最新学说，这说明他攻读过西方书籍。另外，松生还很欣赏铃木敢于和校方斗争，并把校长拉下马的勇气。铃木并非是为了闹事而发难，他有他的大道理：消灭浪费国家资金的现象。在松生看来，铃木是个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后生。

松生终于向萩原茂提出：“让他做你的女婿如何？”

于是，萩原茂带着佐智来到了京城。随后，铃木和佐智在市川的松生家里见了面。佐智把松生夫人亲手做的饭菜，送到了萩原、松生和铃木的跟前。三人一边饮酒品菜，一边谈论天下大事。这时，他只顾谈话，根本不去看佐智。

然而，佐智却把铃木着实地打量了一番。铃木是个塌下巴，这是她的第一印象。在佐智眼里，他的长相，同一位曾经随父亲到外乡赴任、后来在新潟县的能生开“明治屋”糕点铺的老哥一模一样。她返回函馆时，母亲滨代问道：“怎么样？”她回答说：跟“明治屋”的老哥长得一样。

铃木托萩原茂带去一张自己的照片，说是给佐智的母亲

看看。那张照片上的铃木，剃着光头，好象是很早以前拍的。佐智对铃木的这种无礼之举感到很生气。

现在，佐智才理解了铃木的心思。当时，铃木是个很害羞的人。他装作专心谈话的样子，根本不看佐智一眼，就是因为他害羞。他拿旧照片给佐智的母亲看，主要是因为他不好意思专为相亲去拍一张新的。明治时代出生的男儿，都是这样不甚通达世故。

迄今为止，佐智仍不愧是位美人。假如她不喜欢美人这个词，那末可以改为“可爱的阿妈”。佐智在年轻时肯定是位更漂亮、更可爱的女人。铃木表面上说，这门亲事主要应该归功于恩师的介绍。但实际上，他一眼就相中了佐智。所以，他立刻就答应了下来。

佐智也是一开始就没什么不同意的。假如说她对铃木的塌下巴，确实是不满意。但是，看一个男人，重要的不是相貌，而是心。想到这里，她便答应了这桩亲事。佐智是姊妹俩中的姐姐。妹妹羽奈更象母亲，皮肤白净，两只眼睛又大又美。倘若作姐姐的不早点出嫁，妹妹就会感到很为难。佐智的心里还有这种可怜的盘算。

事实正是如此，铃木的优点不在于他的相貌，而在于他的心。铃木无意之间流露出的一句话，竟使佐智大为感动，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他。铃木说：“萩原先生家里有姊妹二人，既然我娶了姐姐，当然我早已决心请父母亲跟我们一起生活。”这句话确实产生了作用。

铃木并没有扯谎。1960年萩原茂去世时，是铃木做的丧主。佐智对此非常感激。当时，池田刚刚上台，正在计划组阁。人们纷纷传说，为建立池田政权曾经立下汗马功劳的铃木将会进入内阁；报纸也揣测铃木将被委任为建设大臣。

萩原茂临死之时，对此坚信不移。铃木对老人确实是尽了孝心。

佐智的母亲滨代，是在铃木当选为总理大臣后寿终正寝的。四年前，滨代被铃木接到他在世田谷区的家里一起度日。但滨代依然未能抗住年迈体衰；1980年8月，滨代与世长辞，享年83岁。

这一天，铃木正在箱根静养。一听到岳母去世的消息，他立即取消了所有的日程安排，下山赶到老人的床前。这次，丧主是佐智的妹妹羽奈。但是，由于死者系现任首相的岳母，所以家人虽未声张，葬礼依然颇为隆重。不甚宽敞的铃木宅第，挤满了前来吊唁的宾客。佐智再次对铃木表示感激。

铃木当选首相时，滨代已经卧床不起，思维陷入混乱状态。可是，当听到铃木被选为首相的消息时，滨代躺在被窝里竟然伸出双臂，作了个欢呼万岁的姿势。看来，她当时是非常高兴的。

嗣后，滨代的病情时而好转，时而恶化。佐智想到铃木秋季以后的日程安排，甚感焦虑不安。在铃木看来，假若岳母万一去世，无论自己身在何处，也一定要放下工作返回家中奔丧。而佐智却认为，这毕竟是自己家里的私事。为此让铃木花费宝贵的时间，她感到非常内疚。

滨代似乎看出了佐智的心思。于是，她在夏季休假期间弃世而去了。对于母亲的死，佐智既感到很悲伤，又确实觉得松了一口气。

佐智和铃木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夫妻关系。二人都很任性，有时还吵吵架、拌拌嘴。然而，他们谁也没有忘记成全对方。因此，他们能在一起共同生活了41个年头。由此可

见，佐智年轻时是很有眼力的。当时，她就发现了铃木身上具备着作丈夫的优点。

三

谈到吵架，他们确实吵过很多架。在佐智的记忆里没有新婚生活的快乐。在他们小两口的新家里，经常有几个成年男子跟他们住在一起。铃木对这些房客比自己老婆照顾得还周到。有时，佐智甚至感到很寂寞。

铃木的房客们占据的房间很多。他们都是铃木单身时的好友，在佐智来之前，他们就在一起生活了。用这些人的话说，他们是先来者，而佐智则是后到的人，是不速之客。因此，他们在这里说话干事都很不客气。铃木、佐智的家与其说是新婚家庭，莫如说很象个水泊梁山。深津吉郎就是这个水泊梁山上的一条好汉。

佐智毫无怨言地照顾着这些房客，不仅给他们做饭刷碗，而且还得为他们洗衣服。那时的英雄好汉们是不穿裤衩的，用的都是兜裆布。每块兜裆布总要有一尺半宽、六尺长。佐智一次就得洗上好几条，所以累得她真够呛。当时，社会上根本没有什么洗衣机之类的先进机器，佐智只好用手在大盆里吭哧吭哧地搓洗。对于身材矮小的佐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重体力劳动。好不容易洗完了，晒在晾衣竿上。不一会儿，衣竿被风吹倒，白净净的六尺兜裆布被弄得到处是泥。于是，佐智只好重新洗一次，累得佐智真想哭出来。

如今回顾起当时的情景，佐智一点也不觉得辛苦，而是感到非常值得怀念和有意思。至于干活累得要哭，她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在漫长的夫妇生活中，佐智也不是未曾产生过想离家出走的念头。她的确下过决心，把要说的话对铃木讲完，然后两人分道扬镳。不料，到了晚间，家里客人很多，根本没时间跟铃木谈。早晨起床时，选民们又从选区蜂拥而至，有的甚至一呆就是一个星期。

如此这般，佐智那种悲壮的决心又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故而，佐智弃家出走事件始终未能发生。佐智想，说了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于是，她丢掉了那种念头。

佐智认为，这准是铃木祖宗之灵在显圣。神灵启示她：实在忍受不了，就吵几句。但是，夫妇是永远不可分开的。假若不那么想，怎么能及时地从乡下产生出人才吧！此外，她事后想，夫妇二人确实还是不分开的好。这样一来，佐智的心情也就坦然自若了。

佐智越相信祖宗之灵的存在，她的迷信思想就越严重。当然，她也不象那些新兴宗教的教徒那样狂热，基本上与普通日本女子的宗教迷信程度相同。

婚后，佐智生下了三个女孩儿。没能生个男孩儿，使她觉得脸上无光。正当她为此而十分苦恼之际，竟生下了长子。铃木看到家门有后欣喜若狂，而佐智也突然觉得自己身价百倍起来。不过，这种得意洋洋的劲儿很快就被打掉了。长子大策落生40天便夭折了。

佐智认为，这是神对自己的惩罚。神灵惩罚了那些出嫁女以生子为荣的傲气。从那以后，佐智便懂得了谨慎。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结果她又生了一个男孩儿——俊一。

铃木一位朋友的姐姐在身延山当尼姑。据这位尼姑说，铃木与大策的星相相同，难以共存于世。若儿子荣壮，则父辈枯亡。孩子以后还可以生，只是需要精心照料罢了。闻得此

言，佐智方觉痛定心安。

俊一排行老末。在乡下，人们把最小的孩子叫作“抖袋子”。佐智微笑着解释说：“意思是说，原以为袋子里已经空了，可是一抖又生了一个。”

这个俊一如今已经成家立业，他的婚事办得确实有点早。对方是战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的外孙女、前自治厅长官小川平二的外甥女堤敦子。小川平二又是宫泽喜一官房长官的表妹夫。新闻界说，这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裙带婚姻。

实际上，这并非是什么裙带婚姻。俊一与敦子是偶然在滑冰场上认识的，经过一段自由恋爱才结合到一起。只不过后来，他们一个成了总理大臣的儿子，一个是官房长官的外甥女。

佐智的想法与社会上普通母亲一样，认为只要本人愿意，作妈妈的就没意见。但铃木则不然。开始时，他极力反对。铃木的想法是，不久自己全部政治家的财产将传给俊一，因而他的配偶，最好从选区岩手县找。娶个外乡人，将来会话不投机的。

俊一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教育系社会学专业。然而，他并不想当教师。有人劝他进日本广播协会或其他报社工作，可他本人却想在西武公司找个职业，把自己爱好的滑冰作为自己的工作。

谁料想，铃木把俊一强行安排到了“全渔联”^①里。这种命令真好比“卖鱼的儿子就得开鱼店”。但铃木此举的意思，显然是让他去打打基础，以便将来成为一名政治家。

铃木平素对孩子非常疼爱，很少动用父权。可是，轮到

① “全渔联”即日本“全国渔业工会联合会”的简称。——译者

关系到俊一前途的大事，铃木便暴露了他为父严厉的一面。因而，在俊一的婚姻问题上，他出面进行了干涉。

俊一并没有依从父亲。铃木却作出了让步：同意先见见面。不料想，铃木见了敦子一面之后，就完全没了词儿。他说：“她还不错嘛！”尔后，俊一他们的关系发展得越来越快。1980年春季，他们在大仓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当时，大平正芳首相以新郎方面的主宾身份出席了仪式，并带头为祝福他们一对新人前程似锦而干杯。

在其后举行的众、参两院同时选举中，敦子乘坐卡车在铃木的选区到处奔波，为慈祥的公公争取选票。这是她感激公公的一点表示。不过，这也可能是为将来协助俊一竞选的一次预演。看到敦子为铃木如此奔波辛劳，佐智感到非常满意。

四

铃木的长女，名叫元子。她嫁给了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家，而且婚事办得也很一般。对方出身于一个耶稣教徒的家庭，名字叫渡边直。这位年轻人对社会福利事业颇为热心，现在在东京地方法院任职，从事社会问题工作。元子在上大学时，被人称作政治家的孩子，即“税金扒手之子”，从而成为自己思想上最大的苦恼。于是，她下决心不嫁给政府公务人员或政治家。现在，她的家庭很平凡，但感到非常幸福。她生下了一男一女。他们是铃木极为疼爱的外孙。

当初，铃木对元子的婚事很不满意。因为她的婚礼过于朴素、简单。仪式在英国基督教青年会的赞美诗乐曲声中宣告结束，结婚喜宴也只准备了三明治和红茶。